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 
第二十九回 眾人議論捨命勸寨主 彼此商量備帖請沙龍

且說老人家謝寬就聽了一句，房上待了半夜，後來一看兩個人睡了，復返回在王福寨，大家議論，就把北俠說的話，智爺怎麼接續說的學了一遍。就有說要見大寨主的，就有說破著命要去說的，就有說不可說的。王京說：「寨主爺剛拜把子，正是初逢乍見對近的時候，誰說他們不好，誰落無趣兒。」眾人說：「依你之見？」王京說：「依我意見，只管讓寨主爺實心任事的交友，只管讓寨主交去。咱們大眾也不用對人說，暗地裡訪察，若察出他的劣跡來，稟與寨主爺知道。」眾人說：「那就就行了。」大家定好主意，暫且不表。單提北俠與智爺早早起來，髮包巾，正要吃茶，小童兒來說：「有請二位新寨主。」

說畢，小童頭前帶路，出了獅子林，奔了中軍大寨，面見鍾太保，請了安好，然後讓坐。

鍾雄吩咐擺酒。智爺說：「等等，天氣尚早，也得吃得下去。」鍾雄說：「為的是說話。」擺酒，羅列杯盤。寨主首座，北俠二座，智爺三座。從此就是這樣坐法。

酒過三巡，慢慢的談話，這就論起展南俠的事了。智爺說：「我本不餓，我去先望看望看此公去。」鍾雄說：「你吃完了再去罷。」智爺說：「不是『敬其事而後其食』嗎？」鍾雄大笑說：「真乃吾之膀臂！」叫嘍兵頭前引路。智爺一聽，嚇了一跳，暗道：「這兩個嘍兵壞事。這要到了那裡，見了展大哥，他是必要嚷我。他要一叫我智賢弟，豈不漏了機關，前功盡棄？又不能不叫嘍兵跟著，只可到那兒幾而作。」問道：「寨主哥哥，此人還囚在原先所在？」鍾雄說：「不是。先前一個鬼眼川，一個竹林塢，教人家救出了一個，此刻幽囚在引列長虹。」智爺說：「小弟去了。」

辭別寨主，轉身離了承運殿。走在水面，叫嘍兵撐過船來。智爺上船，至東岸下船，不多時到了引列長虹。這個地方是一帶小山溝，兩邊的山石是一道一道的分出五色石的形相來，猶若天上雨後的那個長虹一般，故此這地名叫「引列長虹」。向東在上一走，盤道而上，到得上面，也是由山石縫出來竹子，編成牆的一樣，牆頂上編出來許多的花活玩藝。直到門前，叫嘍兵稟報展爺，就說新寨主拜望展老爺來了。智爺一聽，展大哥在裡邊氣呼呼的說話。是怎麼個緣故？皆因是同定徐三爺祭墳，寨主把兩個人幽囚起來，把展老爺幽囚在竹林塢，每日有兩個嘍兵伺候，也不捆著，吃的是上等酒席。忽然間往這邊一挪，拿話一問嘍兵，嘍兵也就把實話對他說了。剛把早飯擺好，請老爺用飯，展爺一氣，一伸腿把桌子一翻，「嘩喇」一聲，全摔了個粉碎。嘍兵說：「我老爺，你教三老爺附下來了，素常你老人家可不是這脾氣。」展爺說：「少說！」展爺越想越有氣：「二人一同被捉，救出去一個，可見是親者的厚。」展爺焉能沒氣？正在有氣之間，嘍兵報道：「我家新寨主拜望你老人家來了。」展爺說：「你家寨主拜望，難道說還叫我迎接他不成？叫他進來！」嘍兵出來說：「請。」智爺咳嗽一聲，其實早就聽見展爺的話了，氣呼呼的說話哪。智爺暗喜：「越是氣呼呼的合我說話才好哪。」慢慢的往裡走。

裡面展爺聽見咳嗽的聲音耳熟，回頭往外一看，好生驚訝：「怎麼智兄弟來到此處？方才報是寨主到，他怎麼作了寨主？智爺乃官門公子出身，入了賊的伙裡，他斷斷不能。哎喲！是了，別是為救我前來行詐罷？若要為我前來，我一嚷，他可就壞了他的事了。我且慎重慎重。設若為我前來，必裝不認的我；他若真作了寨主，不但認的我，必勸我降山。進來時便知分曉。」嘍兵引路，給兩下裡一見，說：「這是我們新寨主，這是展老爺。」展爺扭著臉不瞧智爺。智爺暗喜說：「我的肺腑，他準猜著，這個伙計搭著了。」智爺道：「這位就是展老爺麼？」展爺暗道：「準是為我來的，不然怎麼連我他都不認的了？我可別壞了他的事，我也裝不認的他。」展爺說道：「這位就是寨主嗎？」

智爺暗想：「這所漏不了咧。」說道：「展老爺在上，小可有禮。」展爺說：「寨主請了。」智爺落坐，嘍兵獻上兩盞茶來。展爺問道：「這位寨主貴姓高名，仙鄉何處？」

智爺說：「小可乃貴州府人氏，姓智，單名一個化字，匪號人稱黑妖狐。」展爺說：「久仰，久仰。」暗說：「我今日趁著他當寨主，我罵他兩句，他都不能還言。」說：「我看寨主堂堂儀表非俗，必是文武全才，為什麼不思報效朝廷，在山寨之上以為山王寨主？上也賊，下也賊，中也賊，似乎你這樣人物，隨在他們隊內，可惜呀，可惜！」

智爺暗道：「老展，咱們可過不著這個，怎麼為救你，你倒罵起我來了？」智爺說：「本欲歸降大宋天子，不納也是罔然。請問展老爺，在我們山上住了多少日子了？」展爺說：「住了好幾日了。」智爺說：「我們寨主可曾與展老爺預備沒有？」展爺說：「每日預備的三餐，倒也豐盛。」智爺問：「吃了沒有？」展爺說：「若要不吃，豈不辜負寨主的美意？」智爺一笑道：「聽說展老爺來的時節，身體瘦弱，如今身體胖大的很。」展爺問：「什麼緣故？」智爺說：「你吃了我們賊飯，長了一身賊肉。」彼此大笑。展爺暗道：「我繞不過這個黑狐狸精。」智爺使了個眼色，將嘍兵支將出來，從新拿指蘸著茶，在桌子上寫字，就將已往從前都寫清楚，展爺也寫上在這裡來的緣故。智爺又寫鍾雄派他順說展老爺的話，寫完，展爺又寫：「鍾雄再三勸我歸降，我不降。你一趨就降了，怕的是他生疑心。」智爺寫：「我再來一兩趨再說。」兩人把主意論好，連嘴沒張。智爺就叫嘍兵過來，自己告辭。展爺送出，彼此一躬在地。

嘍兵頭前引路，下了山坡，穿過夾溝子，至水面上船，正北下船，直奔承運殿。到在屋中，見了寨主。寨主就問：「賢弟，順說那人怎樣？大略他是不降。」智爺說：「降可便降，這次沒降，我聽出他的言語來了。他的家眷現在京都，他怕降了咱們君山，京都御史將他奏參。再去兩次準行。」寨主聞聽，歡喜非常，立刻擺酒。智爺等說：「怎麼淨欲喝起酒來了？常言道：『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。』議論咱們的大事。」寨主問：「什麼事？」智爺說：「據我看，咱們山中之人少，欲成大事，非得人多不可，益多益善。」寨主說：「固是益多益善，那裡請去呢？」智爺說：「有的是。刻下就有一位老英雄，人馬無敵，稱的起是員虎將。刻下在家中納福，不肯出頭。並且不是外人，一請就到。」鍾雄說：「到底是誰？」智爺說：「是我歐陽哥哥的師兄。此人姓沙名龍，外號人稱鐵臂熊，作過一任遼東的副總鎮。皆因那時節奸臣當道，自己退居林下。若把此人請將出來，可以為前部正印先鋒爵位。」話言未了，鍾雄贊歎，咳了一聲：「原來這位沙員外，是二弟的師兄呀！」北俠說：「不錯，是我的師兄。」其實不是他的師兄，是智爺的主意，說是師兄，為的是透著親近。北俠說：「提此人，大哥為什麼贊歎？」

鍾雄說：「這個朋友咱們也不能往山上請，大概早晚就有性命之憂。」智爺一聽，嚇了一跳，問道：「哥哥，是什麼緣故？」鍾雄說：「這人得罪了王爺。皆因黑狼山有一個金面神樂崗，被這位老朋友……也不知是拿去了，也不知是結果了性命。王爺恨此人恨如切骨。王爺險些沒派君山人去拿他。咱們要把這位朋友請到君山，王爺若是要他，可是給與不給？若給王爺送去，豈不是斷送這位老哥哥的性命；若不送去，不是得罪王爺麼？再說咱們君山的錢糧，都是王爺供給。」智爺說：「無妨，全有我哪。設若王爺那裡要人，我親身去見王爺。先顧咱們這裡，又得一員虎將。」鍾雄說：「賢弟，你可準行的了嗎？」智爺說：「我若不行，豈不教沙大哥的性命斷送了？」鍾雄一聽歡喜，寫信備帖，就是智爺親去請。這一去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